



妖娆记 >>>

按照当今标准看，既无厂牌又无设计师，如今，把它们当成可爱的宝贝买回家的夫妇也都不在了，对我来说，它们真是来历不明。

露珠杯·旧物语(二)

【文/于是】

从碗柜中发现这套残缺不齐的玻璃杯时，我的心里发出孩子气的欢呼声。最初一定有四只杯，四只碟，因为我家有四个人。如今只剩下三只杯，两只碟。但它们完好无损，厚厚的玻璃杯壁像童年记忆中的毛玻璃，杯盘边缘缀着饱满的露珠小球，洋溢着浓浓的八十年代咖啡杯的气氛！我的嗅觉直接联想到的是麦乳糖，然后是速溶咖啡，这两种饮料分别标志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所以，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知道我的年龄啦。

凭着孩子特有的敏感，看得出它们和家里、甚至别人家里司空见惯的直身玻璃杯是完全不同的。那个年代流行的杯子上总有些花草图案，在幼小的我看来，花草都是很土气的东西，哪怕几何图案也好过花草，也许，这和我从小没有花花草草的生长环境有关吧。至于马克杯，那个年代是没有的，类似马克杯的是敞口直身的搪瓷杯，而我家的搪瓷杯上永远都有父母单位的蓝印标志，杯沿或杯底也永远都有磕碰出来的黑疤，所以我也是不爱它们的。如此说来，父母特意去买这套欧式杯碟，还真是没必要的，简直就是淳朴生活中的奢侈举动。

我已经记不得它们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场景了，但我想我一定欢呼过。所以，当我父母宣布这套杯子平时不能用的时候，我也肯定哀嚎过。对美有所认知，但无法拥有，这就会引发弱势者的悲戚。但父母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只是怕我不小心打烂了它们，可见，他们比我更爱惜它们。我父母好像说过，只有喝麦乳糖或速溶咖啡的时候才能动用它们；有客人来家里时，也可以使用它们；但平日里喝牛奶、泡茶，都不允许劳烦它们。这样也好，美才不至于被滥用，美的寿命也会延长。

而我是如何遗忘它们的呢？它们确实不够完美，把手的接合部位有明显的隆起，玻璃壁身的厚薄并不很均匀。它们甚至无名无姓，按照当今标准看，既无厂牌又无设计师，如今，把它们当成可爱的宝贝买回家的夫妇也都不在了，对我来说，它们真是来历不明。但我依然要检讨，因为我那么喜欢它们，但在成年后，在一波接一波的器物美学的轰炸下，我也成了喜新厌旧的人，在无数次搬家中毫不怜惜地丢弃，在无形中养成了自动遗忘的习惯，留恋的本能——或说美德——也随之消退了。

露珠杯是第一样被我毫不犹豫地回家的旧物。我把它们洗净，做了意式咖啡，牛奶加得有点多，因为觉得它和深咖啡色不太协调。也许我是在下意识模仿麦乳糖的色调吧……

乐活记 >>>

在银行排队办事，怕后面的人窥视到了自己的账号；在商店买东西付款时排队，怕后面的人偷看了自己的信用卡密码……

排队怕什么？

【文/腊月】

朋友从国内来加拿大旅游，准备自驾。我陪他去租车。走进租车公司的大厅，柜台前只有一个顾客在办手续。远远的墙边倒是靠着四五个人，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看上去是在等人。我犹豫了几秒钟后做了一个显然是错误的选择——走上去站在了办手续的那人的背后。马上墙边就有一个人示意：他们是先来的。我们需要排队。朋友不高兴了。排队？队在哪儿呢？离着柜台八丈远也叫排队？我明白他的不满。在国内人们排队都得前胸贴后背。每年的春运买票和奥运会场馆参观入场什么的就是这类中国式排队的经典。因为我们有一个共识：排队就怕加塞儿。

可是在西方，排队怕的是个人隐私被别人窥了去，或者身体受到他人的侵犯。在银行排队办事，怕后面的人窥视到了自己的账号；在商店买东西付款时排队，怕后面的人偷看了自己的信用卡密码；而在医院挂号、在图书馆借书这些不需要密码的地方排队，又怕别人偷听到了自己的谈话，还怕后面的人碰到了自己的身体。所以排队的人与人之间一定要保持相当的距离。银行、医院、图书馆等公共场合，在离交钱办事的窗口至少两米远的地方，地上都明显地划了一条横线。后面的人都老老实实地等在横线的后面。前面办事的人收拾包走人以后，后面的人还不敢动，直到窗口里的办事员招手才敢上前。要是没有那条横线，人们就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站队了。干脆像在这个租车公司的大厅里一样都靠墙站着，但各自心里都有个先来后到的次序，挨个上前。

即使在外面等公交车排队也是稀稀拉拉的。如果有人吸烟，他就会自动朝前或者退后三四步走到队列的外边去吸烟。否则他肯定会招到旁边的人的白眼。那他们不担心那么大的空档会有人加塞儿吗？说实话，我还真没有看到加塞儿的现象。更常见的倒是一个人遇到个熟人排在前面。他要排队又想与那熟人聊天儿。于是就规规矩矩地排在队尾，隔着一大溜人与前面的熟人聊天儿。

工心记 >>>

正当Judy为她日后生计担忧时，剧情突然急转而下，蔻蔻的婚不离了，再见面一副阔太派头，全身名牌披挂，还大手笔地送了只名牌手袋给Judy。

人生如戏，全拼演技

【文/Camille】

下午茶歇时，Judy跟我吐槽，说蔻蔻前几天又去香港了，这两天发朋友圈，都是晒名牌手袋鞋子，还说什么逛街逛到天黑，到家都20点多了，炖盅里汤水正暖。我说她这话什么意思？Judy说：“那不是很明显，表示她家在香港呗。”蔻蔻是Judy交往多年的好友，听说蔻蔻是那种传说中的富二代，虽然据Judy观察，蔻蔻一直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北漂青年，住过地下室，升舱到地面后则住群租房，吃十几元一份的外卖或便利店来份便当。当然我们绝对不能排除富二代体验平民生活的可能性。

不过后来蔻蔻真的额角头撞大运了，嫁了位香港来内地做生意的富豪，绝对不是普通级的富豪，据说动辄都是上亿的生意，香港的家位于李嘉诚的豪宅旁。蔻蔻从此脱离了群租状态，在四环附近租了个普通公寓，Judy去过几次，里面清一水的IKEA家俱，好吧，众所周知，真正有格调的富豪都是很低调的。在周围朋友眼里，两人的婚姻极不正常，蔻蔻一直在北京生活，从未去过香港，而富豪先生，一年到头也只是偶尔才会来一两趟北京。几年下来，Judy只是惊鸿几瞥过。去年蔻蔻闹离婚，从公寓搬出住进经济酒店，竟然身无分文，连房费都是Judy付的。正当Judy为她日后生计担忧时，剧情突然急转而下，蔻蔻的婚不离了，再见面一副阔太派头，全身名牌披挂，还大手笔地送了只名牌手袋给Judy。还说准备在香港置业，看得都是过亿的物业。

话到这份上，谁都知道是吹牛了，只有Judy还一如既往地帮着她，“我们都知道她是吹牛，但人畜无害。她一外地人，家境不好，又遇人不淑，也没什么真心对她的朋友，只能活在自己的想象中，其实蛮可怜的。这年头，谁过得都不容易，既然是朋友，更要给人留点起码的自尊！”

Judy这么一说，让我想起同学素素，大学四年，素素一直很低调，长相低调，穿着低调，成绩低调，但偶尔说几句话，可真不低调，将她的话拼凑起来，可以得出以下信息：妈妈独立经营一个大花圃，爸爸开了一间颇具规模的工厂，住的是带花园的别墅，还有多套公寓……现实中，她一直租住在城中村里。

作为素素的同学兼闺蜜，我也始终没有勇气戳穿真相，人生已黯淡至此，不正因为这些华丽的谎言，支撑着最后的一点自尊和虚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配合她演好这出戏。